



诗词

临江仙·爬山虎

徐燕

红墙斑驳沉旧色，春披新绿绵绵。
爬山地锦向空牵。晓光摇叶影，晚照驻花颜。
莫道藤条无品骨，不辞艰险升攀。
沐风栉雨志弥坚。四时频相顾，郁郁惹人欢。

蝶恋花·昙花

詹红卫

雪魄冰心凝夜绽，素袂临风，暗把幽香散。
月下琼苞争一现，清光摄尽堪留恋。
不与春芳争烂漫，移得仙姬，拼却今生约。
谢也从容魂未断，余馨化作书丹篆。

行香子·赏荷

郭萍

红菖田田，翠盖亭亭。抱芳心香远幽馨。
朝承滴露，夕映星荧。际池塘岸，熏风爽，柳丝青。
出淤泥不染，天贞自守，濯清涟君子为盟。
水中仙卉，诗画和呈。送人儿爱，蜂儿舞，燕儿盈。

《蝶恋花·夏日山村》

阮仁蓉

煦旭景云风袅袅，百舌黄鹂，鸣啭山村坳。
稻浪千重青杳杳，榴园火花燃林表。
黛瓦粉墙溪竹绕，柳岸荷塘，芭叶亭亭俏。
夜月生凉人逐笑，广场歌舞声声好。

随笔

轻摇蒲扇纳新凉

田雪梅

俗话说：“六月不热，五谷不结。”六月热浪滚滚，使人暑热难耐，蒲扇，便是驱散溽热最寻常也最亲切的物件。它轻轻慢慢地摇着，摇散了一身燥气，也摇开了尘封在夏日里的旧时光。乡下人家，家家用的都是自编的蒲扇，房前屋后随手可得的棕榈叶，割下来，晒得微蔫失了水汽，拿粗线细细绞了边。我家的蒲扇竹柄上，外婆缠一圈布条——青布衬着棕叶，素净又耐用。儿时随外婆在树荫下纳凉，外婆一下一下轻轻摇着扇子，我的头枕在她的膝盖上，清凉的风儿抚摸着我的面颊、我的额头，不一会儿，我就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等我再大一些，我搬个小板凳坐外婆身旁，轻轻为穿针引线的外婆摇着蒲扇，外婆乐得满脸开了花。

早上，外婆照例要熬绿豆汤。她拿蒲扇给灶膛“鼓风”，她蹲在灶口，左手添一把麦草，右手蒲扇轻挥，“呼呼”火舌舔舐锅底，大铁锅里绿豆汤欢快地翻滚着，豆子的清甜氤氲开来。到了晌午，外婆装好凉好的绿豆汤，让我一并带着蒲扇去给田里锄草的外公送去，外公看见我，立马放下手里的活儿到田埂上，接过蒲扇，猛扇几下，然后大口大口喝绿豆汤。田里干活的男人们挥汗如雨，田埂边的树荫下，总放着几把蒲扇，谁累了就抄起来猛扇几下，扇面带起的风比任何冷饮都解渴。

傍晚的院子里，各家搬着竹床、摆着木桌，蒲扇在手里此起彼伏，有节奏地给暮色打着拍子，扇走了蚊虫，扇来了饭菜香，也扇出了左邻右舍的家常——张家婶儿说自家的黄瓜结了新果，李家大叔聊起田里的玉米苗蹿了个儿，蒲扇摇啊摇，把暑气摇成了嘴角的笑，把日子摇成了一首慢悠悠的歌。

小时候，蒲扇还是我们小孩子的玩物。我们曾用粉笔头在扇面上涂抹——画荷花，画蝴蝶。外婆见了，笑嗔道：“好端端的扇子，叫你们画成了花脸猫。”待到夜幕低垂，她依旧擎着这把“花脸扇”，为我们送去凉风。如今夏日，多赖风扇和空调，心头却总觉空落，少了些什么。前些日子回乡，见堂婶坐在老槐树的浓荫里编着蒲扇，棕榈叶在她指间翻飞穿梭，她将一柄新扇塞入我母亲手中：“城里空调吹久了筋骨寒，带把蒲扇，走路歇脚时扇扇风，乏了还能垫着坐坐。”

黄昏在村道上漫步，摇动蒲扇。“沙啦——沙啦——”这熟悉又陌生的声响里，蓦然想起外婆当年的唠叨：“蒲扇的风，是带话的。摇得慢悠悠，是说‘别急，别急’；摇得急促些，便是‘快些，快些’了。”

暮色渐沉，远处稻田送来断续的蛙鸣。手中的蒲扇无意识地轻晃，扇起的风沾着草木的淡香，于心头悄然铺开一小片清凉。

记录

夏至的到来，表明季节的脚步，真正跨进炎热的大门。“簌簌衣襟落枣花，村南村北响缱车，牛衣古柳卖黄瓜。”这是北宋的苏轼在徐州，为我们描绘夏至前后的村野风光。淡黄色的枣花纷落，落在行人的衣襟上，缱车声响，此起彼伏于村南村北，柳下风和，牧童身着牛衣，叫卖刚采摘的黄瓜。黄瓜带刺带蒂，水分含量高，入口即化，是消暑的上乘瓜果。

黄瓜为葫芦科黄瓜属一年生蔓生草本，据说原产地在印度，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。北魏贾思勰在《齐民要术》中，称这种外来瓜果为“胡瓜”，并说：“四月中种之，胡瓜宜竖柴木，令引蔓缘之。”胡瓜呈油绿或者翠绿，以颜色而论，叫“绿瓜”自然妥贴，然而后来更名，却以“黄瓜”取而代之，而且延续至今。更名的原因，李时珍说是为了“避讳”，至于避谁之讳，李时珍有二说。其一：“藏器曰：北人避石勒讳，尽呼黄瓜，至今因之。”又说：杜宝《拾遗记》云：隋大业四年避讳，改胡瓜为黄瓜。”前者是石勒，后者是隋炀帝，总归并非十分确定吧。

至于“黄”字，与胡瓜的实际颜色无关，是中国的颜色文化使然。古代所谓五色为：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。在五种正色中，按五行学说，黄为土色，位在中央。以异族（隋王室有鲜卑血统）入主中原，为宣示其正统性，才无视胡瓜的本色，而称其为“黄”，这或许是改称“黄瓜”的真正语源吧。

时间一路向前，不断的构建与瓦解，不断的创新与遗忘，黄瓜替代了胡瓜之名，以其兼有果与蔬之实，而大受青睐。我和我的家人，一向对黄瓜情有独钟。以前住平房，有院子，曾在花台上种过黄

美味

炎炎夏日，暑气蒸腾，人身上像裹了件浆洗未干的汗衫。此时，若有瓜农在街角摆开摊子，墨绿滚圆的瓜堆叠成小山，便引得行人目光如线，纷纷牵系过去——那便是西瓜了。刀锋落下，咔嚓有声，瓜裂处红瓤黑籽，凉气与甜味骤然迸发，弥漫开来，连带着暑热也似乎退却了几分。

西瓜并非中原本土之物，它来自遥远的非洲热土。据说种子由旅人携带，穿越瀚海黄沙，一路向东。五代时，胡峤身陷契丹，于异域见人种瓜，瓜实硕大如斗，他记下此物，称之为“西瓜”。这名字便如种子落地生根，从此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开去。

瓜种既来，便深植沃土。如今中国，西瓜遍地生香，仿佛大地捧出的甘甜。新疆天山脚下，昼热夜凉，瓜瓤便积蓄了格外浓烈的糖分；黄河两岸，山东、河南，瓜田如绿海翻波；更有江南水乡，瓜蔓攀爬，结出玲珑碧玉。种瓜人于星夜未落时下田，小心摘下，满车清甜便驶向四方市镇。纵使冬日大棚也能结瓜，人们却最是期盼盛夏的露天瓜——那是日头与土地合力酿造的滋味，如自然的蜜意，直沁心脾。

古人得此琼浆玉液，也曾喜上笔端。文天祥身陷囹圄，得尝西瓜，挥笔写道：“下咽顿除烟火气，入齿便作冰雪声。”——那凉意与声响，仿佛穿透纸面而来。元代方回亦有句：“凉争冰雪甜争蜜”，一个“争”字，竟让蜜与冰雪在舌尖上竞逐起来。小小一瓜，既能消解囹圄之苦，亦能点染日常清欢，其力量何其朴素又何其真切。

西瓜的吃法，也随人心意流转。最寻常是切作月牙，一口口啃噬，甜汁顺着手腕淌下，凉意直透肺腑。有雅致的，将瓤肉切成小方，以牙签取食，汁水便不沾手。暑热难耐时，有人将瓜肉榨汁滤籽，澄澈一杯，仰头饮尽，清凉如泉涌。更有巧思者，瓜皮亦

夏至的黄瓜

程耀恺

瓜。细长的黄瓜，长到筷子长了，在孩子们的眼中，与水果无异，随摘随食，隐隐约约的香，似有若无的甜，真乃津津有味；午餐时，或削成薄片，或直接拍碎，调以对口味的作料、麻油，生脆可口，令食欲大增。因为是自种，不施化肥，更不打农药，黄瓜的皮，剥之亦可，不剥也行。当然了，有时也拿黄瓜炒鸡蛋，留着瓜皮，绿与黄，交相搭配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。后来有了大棚种植，四季皆有黄瓜应市，季节的限制是突破了，但总疑心黄瓜皮上残留有农药，事已至此，去皮刀就派上用场了。我家第一把削皮刀，是从杭州带回的，朋友来了，见我们嫌弃黄瓜皮，甚为不解，说：“这样吃黄瓜，有失真味！”我当然笑而不回应。后来削皮的习惯，渐渐普及，削皮刀也成了家家必备的工具。再往后，女孩们居然发现黄瓜皮有美容之效，于是，削皮刀大行其道，长短不等的黄瓜皮，变废为宝，贴满小仙女们的脸庞，仅此一贴，便让她们豆蔻年华，顾盼生姿，黄瓜功不可没。

“牛衣古柳卖黄瓜”的景象，如今在乡下，怕是难得一见了。然而黄瓜的产量，自北宋以来，年年攀升，如今已经跻身蔬菜类第四位，只要有菜场与超市的地方，总有黄瓜一席之地。不独提篮小买的大妈们，便是二八年少，见了黄瓜，同样会笑逐颜开。

前几天读到一份资料，说是人们在印度的喜马拉雅山南麓和我国的云南西南部，先后发现与现代黄瓜血缘相近的野黄瓜。如果属实无误，那么，不久的将来，会不会有“杂交黄瓜”，走进我们的餐桌，开我胃口，助我消暑？

西瓜甜

谢正义

不弃，切丝凉拌，竟成爽口小菜。那绿白相间的瓜皮，盐水浸过，点上麻油，嚼起来脆生生的，是暑天饭桌上一抹别致风味。只是最得人心的，终究是那痛快一牙红瓤，捧在手中，用齿舌去亲近土地酝酿的甘甜——此中滋味，方是夏日真味。

夏夜，一家围坐分瓜，刀刚切下，孩子便伸手来抢。瓜瓤入腹，大人满足轻叹，孩子则贪吃，脸上沾满汁水。那甜与凉在体内化开，像无声的泉流，悄然洗去日间的烦热。窗外蝉声依旧如沸，可捧在手中的这一弯清凉，竟能将聒噪隔开几分。街巷里也常见这般情景：瓜贩车旁，有人立等现切，切开的瓜红得炫目。买者就地捧起一牙，边走边啃，汁水滴落也不顾惜。此情此景，夏日的燥气仿佛在咀嚼中被一丝丝抽走，脚步也跟着轻快起来。

西瓜之为物，平凡如土，却自有其深情。它不择地而生，南北皆可安家；不择人而馈，贫富皆可消受。酷热中一刀切开，那迸发的鲜红与清甜，是土地对人间最慷慨的抚慰。它不似花木招摇，亦无珍馐身价，却偏偏在一年中最难熬的时节，以其敦厚的凉与甜，悄然安顿了我们的心神。

每当酷暑如蒸笼般罩下，望见瓜堆翠绿，便知大地并未遗弃她的孩子。这甜意，原系在土地的心上，年年如约而至——它不必争奇斗艳，只需红瓤黑籽的朴实，便足以让一个季节的燥热，在齿颊间化作清泉流淌。

